

鲁迅

小说散文初刊集

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



鲁迅小说散文初刊集

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小说散文初刊集/上海鲁迅纪念馆编. —上海:
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458-1232-9

I. ①鲁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鲁迅小说-小说集②鲁
迅散文-散文集 IV. ①I21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16830 号

责任编辑 孙 莺
封面设计 郇书径
技术编辑 吴 放

鲁迅小说散文初刊集

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mm 1/16 印张 43.75 字数 80,000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1232-9/I·350

定价 78.00 元

目 录

呐 喊 / 001

呐喊自序 / 003

狂人日记 / 009

孔乙己 / 020

药 / 024

明 天 / 030

一件小事 / 037

头发的故事 / 039

风 波 / 044

故 乡 / 051

阿 Q 正传 / 059

端午节 / 095

白 光 / 101

兔和猫 / 106

鸭的喜剧 / 110

社 戏 / 113

彷徨 / 121

祝 福 / 123

在酒楼上 / 135

幸福的家庭 / 142

肥 皂 / 148

长明灯	/ 158
示 众	/ 169
高老夫子	/ 176
孤独者	/ 187
伤 逝	/ 227
弟 兄	/ 264
离 婚	/ 284

故事新编 / 297

序 言	/ 299
不周山	/ 303
奔 月	/ 311
理 水	/ 330
采 薇	/ 355
眉间尺	/ 385
出 关	/ 415
非 攻	/ 420
起 死	/ 440

野 草 / 457

野草题辞	/ 458
秋 夜	/ 459
影的告别	/ 462
求乞者	/ 464
我的失恋	/ 466
复 仇	/ 467
复仇（其二）	/ 468
希 望	/ 471
雪	/ 474
风 箏	/ 476
好的故事	/ 479

过 客	/ 481
死 火	/ 488
狗的驳诘	/ 490
失掉的好地狱	/ 491
墓碣文	/ 493
颓败线的颤动	/ 494
立 论	/ 497
死 后	/ 498
这样的战士	/ 503
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	/ 505
腊 叶	/ 508
淡淡的血痕中	/ 509
一 觉	/ 510

朝花夕拾 / 513

《朝花夕拾》小引	/ 514
狗·猫·鼠	/ 515
阿长与山海经	/ 528
二十四孝图	/ 537
五猖会	/ 547
无 常	/ 554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/ 566
父亲的病	/ 574
琐 记	/ 583
藤野先生	/ 594
范爱农	/ 604
《朝花夕拾》后记	/ 617

篇目提要 / 637

编后记 / 694

鲁迅小说散文初刊集

呐喊

吶喊自序

魯迅

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，後來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。所謂回憶者，雖說可以使人歡欣，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絲縷還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時光，又有什麼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常常——幾乎是每天，出入於當舖和藥店裡，年紀可是忘却了，總之是藥店的櫃臺正和我一樣高，當舖的是比我高一倍。我從一倍高的櫃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，在侮蔑裏接了錢，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。回家之後，又須忙別的事了，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蘆根，經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對的，結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辨到的東西。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，我以為在這條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，彷彿是想走異路，逃異地，去尋求別樣的人們。我的母親沒有法，辦了八元的川資，說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，所謂學洋務，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，只得將靈魂賣給主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。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，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，在這學堂裏，我纔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，算學，地理，歷史，繪圖和體操。生理學並不教，但我門却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，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，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，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，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。

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，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裡了，我的夢很美滿，豫備卒業回來，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，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，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，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，總之那時是用丁電影，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，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時間還沒有到，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，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。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，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，我在這一個講堂中，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，一個綁在中間，許多站在左右，一樣是強壯的體格，而顯出麻木的神情。據解說，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，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，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。

這一學年沒有完畢，我已經到了東京了，因為從那一回以後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國民，即使體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壯，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。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，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，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，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。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，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，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，商量之後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，名目是取「新的生命」的意思，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，所以只謂之新生。

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担當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資本，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。創始時候既已背時，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，而其後却連這三個人也都爲各自的運命所驅策，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，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。

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，是自此以後的事。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，後來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張，得了贊和，是促其前進的，得了反對，是促其奮鬥的，獨有叫喊於生人中，而生人並無反應，既非贊同，也無反對，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，無可措手的了，這是怎樣的悲哀呵，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爲寂寞。

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，如大海蛇，纏住了我的靈魂了。

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，却也並不憤懣，因爲這經驗使我反省，看見自己了：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，因爲這於我太痛苦，我於是用了種種法，來麻醉自己的靈魂，使我沉入於國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爲我所不願追懷，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經奏了功，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會館裡有三間屋，相傳早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，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，而這屋還沒有人住；許多年，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。客中少有人來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。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，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。

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，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，脫下長衫，對面坐下了，因為怕狗，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。

「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？」有一夜，他翻看我那古碑的鈔本，發了研究的質問了。

「很有什麼用。」

「那麼，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很有什麼意思。」

「我想，你可以做點文章……」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們正辦新青年，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，我想，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說：

「假如一間鐵屋子，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，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，不久都要悶死了，然而只是從昏睡入死滅，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現在你大嚷起來，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，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，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？」

「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，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。」

是的，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，然而說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殺的，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，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，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，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，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。從此以後，便一發而不可收，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字，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，積久就有了十餘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，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裡奔馳的猛士，使他不憚於前驅。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顧及的；但既然是吶喊，則當然復聽將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，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，在明

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的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，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，至於自己，却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，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。

這樣說來，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然而到今日還能蒙着小說的名，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，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微幸的事，但微幸雖使我不安於心，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，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的。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為上面所說的緣由，便稱之為吶喊。

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，魯迅記於北京。

（記者按，魯迅先生的短篇小說集『吶喊』已由新潮社出版，列爲該社文藝叢書第三種。內容共十五篇，現在將篇名及頁數照錄在下面：

狂人日記.....	一
孔乙己.....	二一
藥.....	三一
明天.....	四九
一件小事.....	六三
頭髮的故事.....	六七
風波.....	七七
故鄉.....	九三
阿Q正傳.....	一一三

端午節.....	一八九
白光.....	二〇五
兔和貓.....	二一七
鴨的喜劇.....	二二七
社戲.....	二三五
不周山.....	二五五

得了著者及原出版機關——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——的許可，我們又將他的序言登在這裡。牠的定價是七角，外埠連郵費八角。）

狂人日記

(小說)

魯迅

某君昆仲，今隱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漸闕。日前偶聞其一大病；適歸故鄉，迂道往訪，則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勞君遠道來視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補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記二冊，謂可見當日病狀，不妨獻諸舊友。持歸閱一過，知所患蓋「迫害狂」之類。語頗錯雜無倫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體不一，知非一時所書。閒亦有略具聯絡者，今撮錄一篇，以供醫家研究。記中語誤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雖皆村人，不爲世間所知，無關大體，亦悉易去。至於書名，則本人愈後所題，不復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識。

一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見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見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纔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發昏；然而須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趙家的狗，何以看我兩眼呢？我怕得有理。

二

今天全沒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門，趙貴翁的眼色便怪；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還有七八

個人，交頭接耳的議論我，又怕我看見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兇的一個人，張著嘴，對我笑了一笑；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，曉得他們布置，都已妥當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舊走我的路。前面一夥小孩子，也在那裏議論我；相色也同趙貴翁一樣，臉色也都鐵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麼讐，他也這樣。忍不住大聲說，「你告訴我！」他們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，我同趙貴翁有什麼讐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麼讐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陳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腳，古久先生很不高興。趙貴翁雖然不認識他，一定也聽到風聲，代抱不平；約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對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時候，他們還沒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睜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這真教我怕，教我納罕而且傷心。

我明白了。這是他們娘老子教的！

三

晚上總是睡不着。凡事須得研究，纔會明白。

他們——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，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，也有衙役佔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；他們那時候的臉色，全沒有昨天這麼怕，也沒這麼兇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個女人，打他兒子，嘴裏說道，「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幾口纔出氣！」他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出了一驚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夥人，便都哄笑起來。陳老五趕上前，硬把我拖回

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，家裏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；他們的眼色，也全同別人一樣。進了書房，便反扣上門，宛然是關了一隻鷄鴨。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細。

前幾天，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，對我大哥說，他們村裏的一個大惡人，給大家打死了；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壯壯膽子。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戶和大哥便都看我幾眼。今天纔曉得他們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夥人一模一樣。

想起來，我從頂上直冷到腳跟。

他們會吃人，就未必不會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「咬你幾口」的話，和一夥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戶的話，明明是暗號。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。他們的牙齒，全是白厲厲的排着，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雖然不是惡人，自從踹了古家的簿子，可就難說了。他們似乎別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況且他們一翻臉，便說人是惡人。我還記得大哥教我做論，無論怎樣好人，翻他幾句，他便打上幾個圈；原諒壞人幾句，他便說「翻天妙手，與衆不同。」我那裏猜得到他們的心思，究竟怎樣；況且是要吃的時候。

凡事總須研究，纔會明白。古來時常吃人，我也還記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開歷史一查，這歷史沒